

锈迹*

十六

2019-03-01

Nova 之前写给我的。标题是我擅自起的。——题
注

一大早，我在车站接到了十六。他穿一件白衬衫，一条宽松短裤，长袜，还有一双运动鞋。头上戴着发箍。和照片上相比，头发长了不少。

十六说他没吃早饭。我们于是在火车站附近找了间小店，点了肠粉和粥。十六问了我几个问题。有关一些时态变形。参考书不在手边，我无法回答。他说没关系，然后伸出了手。看得出他想摸我。但正在这时，老板端着碟子过来了。他最终也没能摸到我。

本来打算坐公交车回去。在街上站了一会，看

*Click to View:<https://web.archive.org/web/20221128055900/https://hexade.ca/2021/11/18/recompilation.html>

到公车里众人以被挤得失去人形，便决定还是走路回去。毕竟路不太远。十六的箱子也不太重。我们大约聊了一些杂事。具体忘记了。差不多要到住处时，我摸了一下口袋，纔发现，我出门时没有带公交车月票。所幸，钥匙没忘带。于是我和十六悄悄钻进了侧门。他好像不太敢出声，什么话也不说，只是跟在我后面走。顺着屋内靠后的走廊往下走。厨房空着。餐厅桌上有个空盘。我透过窗户，给他指出了后院中的苍耳。然后我们到了工作室门前。门关着。敲打声自门板背后传来，“咚咚咚”，一阵接着一阵。我记得我回头看了一眼，发现十六站在走廊拐角，一动不动。

我向之前那样，让他深呼吸，不要担心。不过，到最后，还是摸了两下他的脑袋，才让他走到了门口。

我们在敲打声正激烈时推开了门。推得很轻，几乎没发出声音。过了好一会，工作室中的人纔注意到我们。乙子把木槌放到了桌上，Nova 将一张卡片塞入书页，合上书，看着我们。我又回头看了一眼。十六站在门边，微微抬着头，大约有什么东西要

从嘴里出来了一样。

果然，十六向前走了两步，做了自我介绍。乙子说他很正式。Nova 没说什么，只是说欢迎，欢迎。

然后 Nova 问乙子，问他是不是明天纔出发。乙子点头。我一时想不起乙子要去哪里，便问了一声。回答是去住院，去解决手臂上的老毛病。老毛病。我本来要跟十六解释我的毛病，但 Nova 却先一步发话，问我早上有没有吃药。我说忘记了。他看上去不太好。放下了书，走过来，要我到角落里去。

敲头机在工作室西北角。我走过去，站在敲头机下，抓住钉在墙上的木质扶手。趁 Nova 还在调整机器高度，我向周围看了两眼。乙子又拿着锤子了。“咚”了两声。十六正看着我，默不作声。

我被敲了八下。敲完后，则是些琐碎事情。Nova 说可以让十六在他房间睡一晚，于是箱子被

带上了楼。而 Nova 则把被子抱进会客室，准备自己睡在那里。我吃过药，带十六在工作室里转了两圈。我问乙子是不是在订那本诗集。他摇摇头，指指书架上的《红河》，说，他上周就已经订好了，现在是一些杂书。

Nova 问十六要怎么称呼比较好。十六说叫“十六”就好了。于是 Nova 说，“十六姐姐”。十六说他其实应该是妹妹。Nova 说他习惯把所有人都叫姐姐，然后摸了两下十六的头。乙子大约说了两句话，似乎有关称呼的“任意武断性”。Nova 朝他喊了一声“喂”。于是乙子又拿起了锤子，对书脊敲敲打打。

因为十六说今天想看书，于是我和 Nova 把他带到了书斋里。书斋朝西，早上正好在阴影当中，很暗。十六走进去，走了两步，问我们能不能开灯。Nova 说可以。十六便将手伸向一个按钮。我们没能反应过来。电铃已经响了。十六像是被吓到了，倒在椅子上，捂住耳朵，不知所措，像是马上就

要哭出来一样。

Nova 赶快关掉了电铃，又告诉刚要走过来的乙子，说，这里没事。我们给十六解释了电铃之用途。“如果自己突然感觉不舒服了，按铃，就会有人来帮你”。我们这么告诉了他。所有电灯开关都是从屋顶垂下来的绳子。拉一下，灯就会亮，再拉一下，灯就会灭。墙上的按钮都是电铃。我们说得很清楚。

十六说房子有些老。我摸了摸他的头发。

午饭是白馒头，榨菜，炒花生米。下午，乙子去收拾行李，Nova 在工作室写读书笔记，我和十六在书斋看书，一直看到晚饭。有炒毛豆，水煮白菜，炸鱼，还有西红柿炒蛋。我，十六，还有乙子坐在小桌，其余人坐在大桌。饭后，不知是谁，提到了睡觉时间这件事。十六说他一般十点钟或者更早就睡。大家似乎都很羡慕他的这一点。

十六洗过澡后，Nova 带他到房间里。本来应该只是交待些事情便好，要不了多久。但是，他

们去了好一会，Nova 却也没下来。又过了一会，警铃响了。Nova 房间的警铃响了。我们冲到门口，打开门，只看见 Nova 坐在床边，捂着脸，哭得很大声，身子不断地抽搐。十六站在墙边，手指还按在电铃上，正在不停喘气。

我们让十六也坐在床上，问他是怎么回事。十说他亲了一下 Nova 的脸颊，就这样了。